

§ 少年柏拉圖的煩惱

伊利索斯河畔的夜風輕拂。

初秋的雅典仍帶著些許悶熱，遠處帕台農神廟在火炬的映照下閃爍著莊嚴的光影。

柏拉圖坐在河岸的大石上，低頭撿起一枚圓潤的鵝卵石，在掌中反覆摩挲。

他的眉宇間有一種少年少有的陰鬱與思索。十七歲的他，正經歷青春的困惑——不只是詩歌與修辭的吸引，不只是對政治的觀望，更是對愛情的撕裂感。

在尼克索斯深淵的奇幻經歷，讓他心神未能平復。

他似乎瞥見了另一個世界：海底的城與光，靈魂如潮水般起落。

更強烈的，卻是奧麗芙與艾莉西亞留下的身影——前者天真，對他有真誠的依戀；後者高傲、神秘，卻讓他心中暗暗燃起卻又熄滅的渴望。

兩段情愫都以失落告終，讓他初嘗愛的苦澀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熟悉而低沉的聲音傳來。蘇格拉底從林間走來，披著一件粗布斗篷，腳下仍赤著腳，帶著一種不合時宜的隨意。

他笑著坐到柏拉圖身邊，也拾起一塊石子，拋入河中，水面蕩起圈圈漣漪。

柏拉圖抬頭，眼神仍帶著困惑：

「我在想……愛情是否只是讓靈魂陷落的幻象。」

蘇格拉底微微一笑：

「哦？年輕的柏拉圖，你已經被愛神的箭矢射中嗎？告訴我，你為何這麼說？」

柏拉圖沉默片刻，終於開口：

「因為它使我心亂如麻。當我見到她們——無論是奧麗芙的清純，還是艾莉西亞的驕矜，我都感到靈魂像被撕裂。但結果是什麼？她們都遠離了我。我只有失落。愛情看似給予，實則奪去。它不是善，而是陷阱。」

蘇格拉底哈哈大笑，搖頭道：

「你太快下結論了。告訴我，你可曾因為愛而感到靈魂被喚醒？」

柏拉圖怔住了。

蘇格拉底繼續問：

「你說，愛奪去了你。但在愛出現之前，你是什麼樣？而在愛之後，你是否開始思考什麼是美、什麼是善、什麼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？」

柏拉圖眼神微動，像被擊中。他低聲道：

「的確……我開始思考：美麗是否只是肉體的裝飾，抑或有更高的存在？」

「這就對了。」蘇格拉底眼神明亮，像捕捉到學生思維的閃光。

「愛，年輕人，不是陷阱，而是一種引導。它如同牧人，引領靈魂離開動物的慾望，朝向更高的真實。你因為少女的容顏而動心，但這只是階梯的第一級。若你能從這肉眼所見的美，逐漸上升，去追尋所有美的根源——那時你才會明白，愛不是毀滅，而是升華。」

柏拉圖凝視河面，久久無言。

但忽然，他眉頭一皺，語氣裡帶著少年特有的尖銳：

「可是，蘇格拉底，你會不會是因為自己已經得到了愛，所以才這麼樂觀？」

你有克桑蒂貝，她在你身邊，你擁有家庭的溫暖。對你而言，愛是現實的伴侶；對我而言，它只是失落。你怎麼能確定，你的理解不是因為成功而生的自我安慰呢？」

蘇格拉底愣了一下，隨即大笑，笑聲並不惱怒，反而充滿欣慰。

「啊，你問得好。若我真是因為追求成功才讚美愛，那麼我和市集裡那些討價還價的商人有何不同？我所說的愛，不是擁有某個人，而是被迫看見靈魂的貧乏與渴求。克桑蒂貝或許伴我，但她也讓我困擾、挑戰我，迫使我反省。愛從來不是安逸的占有，而是使人不得不去思考，去追尋。這與所謂成功無關。」

柏拉圖聽著，眉頭微蹙，仍不完全釋懷：

「那麼你是說，即便愛情只留下痛苦，它也依然有價值？」

「正是如此。」蘇格拉底凝視著他，語氣堅定卻溫和。

「因為那痛苦本身，就是靈魂被拉扯向更高之處的徵兆。你會覺得幻滅，正因你曾看見過美的影子。若你沒有愛過，你就永遠不會知道靈魂能飛翔。」

柏拉圖沉默良久，胸中翻湧，既像被安慰，又像被挑釁。

「所以……」他鼓起勇氣說：

「愛並非幻象，而是階梯。它由肉體之美開始，經過靈魂之美，最後或能引領我們直視那『本身的美』。」

蘇格拉底微笑，眼神慈愛而堅定：

「說得很好。你已經自己走出了答案。記住，你所經歷的傷痛不是徒然，那是愛神賜予的火種。好好守護它，將它化為對真理的渴望吧。」

夜風輕拂，伊利索斯河水閃爍著星光。

柏拉圖低下頭，眼神再度落在掌中的鵝卵石上。他忽然覺得，那冰冷的石子，若被投擲，會激起水波，層層擴散，直至無邊。

他心中一動：或許愛情也是如此，起於個人的情愫，卻能推展至對普遍之美的追尋。

這一刻，他感覺自己正站在哲學的門檻上。

那夜歸家後，柏拉圖久久未能入睡。

他提筆，在蠟板上記下心中初生的念頭：

「愛，是階梯。始於對一人肉體的欣賞，繼而上升至對靈魂之美的追尋。再往上，靈魂會發現一切美皆有共同之源。若能超越個別之愛，將愛引向普遍與永恆，則靈魂將直視那不朽之美本身。這，才是愛真正的使命。」

他寫畢，凝視著字句，心中忽然生出一種清明的寧靜。

奧麗芙與艾莉西亞的影子仍在，但不再只是失落與痛苦，而是引領他邁向哲學的鑰匙。

柏拉圖放下筆，抬眼望向夜空的繁星。

在星光與河水的回響中，他隱約感到：一種新的哲學正在他體內萌芽。

此時煩惱鬱悶一空，往帕台農神廟(Parthenon)飛身縱去，到廟頂，睥睨雅典衛城，豪氣煥發，一聲呼嘯，又施飛身術趕往希俄斯島。

他想起尼克索斯深淵，想起飛碟、魔法，突然非常想念希波克拉底。

後記：

同樣的煩惱，少年維特走向自毀，柏拉圖則昇華為靈魂之美。

由愛故生憂，由愛故生怖；若離於愛者，無憂亦無怖。